



桃之夭夭·
豪门宴系列
06

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
就像突然有了软肋，也突然有了铠甲。



RUAN SEUNG LWORKE

阮笙绿

阮小姐

疗伤创可贴 治愈良贴



伪爱情拆分专家【阮笙绿】出品
白金级励志大戏

/ 陈先生，你不认识一个叫阮惜的？ /
/ 认识，怎么了？ /

/ 麻烦你来一下半山公墓，
她大半夜不回家躲在公墓吓人，
一个工作人员被她吓晕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 /

阮惜，三年不见，
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


《飞粉色》5期连载推荐
听说爱画画的女生
运气都不会太差
她这一生渺小的愿望
就是和陈昊愿在一起

RUAN
SEUNG
LW
06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阮小姐

阮笙绿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阮小姐 / 阮笙绿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4

ISBN 978-7-5399-7244-2

I. ①阮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1276 号

书 名	阮小姐
著 者	阮笙绿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曾 枏
封 面 设 计	黄 梅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244-2
定 价	22.00 元

♥ 目录 ♥

CONTENT

- 001 第一章 最糟糕的重遇
 - 021 第二章 奢侈而难懂的爱
 - 039 第三章 终究不过是路人
 - 046 第四章 来自前男友的恶意
 - 071 第五章 忌妒与背叛
 - 090 第六章 偷欢
 - 106 第七章 容家的那些事
 - 118 第八章 她是杀人犯的女儿
- 

♥ 目 录 ♥

CONTENT

- 139 | 第九章 若能永远这样在一起
- 154 | 第十章 危机
- 173 | 第十一章 我的青春是属于你
- 189 | 第十二章 她是我的私生女
- 206 | 第十三章 最后的试探
- 222 | 第十四章 没人比他更爱你
- 241 | 第十五章 吾之家人，终生吾爱



1.

位于市中心威尔逊酒店的顶级套房是这个城市公认的奢华住所，来自意大利的高级定制全套家具和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圆形大床，温馨而浪漫的香薰，一切的一切都让来到这里的男女意乱情迷。

少女裹着浴巾从浴室里走出来，半湿的长发搭在身后，随着纤细腰肢的扭动左右摇摆。有未干的水珠顺着脸颊滑下，滑过白皙的脖颈、轮廓诱人的锁骨，一路滑向被浴巾包裹的起伏，犹如一双充满诱惑的手，带着你看遍风景，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喊停，害得人心里痒痒的。

“真是只小狐狸。”床上的男人本就已经喝醉，看到这样的景致更是迷醉，红着一双眼睛爬下床，一把抱住少女，迫不及待地扯开了浴巾……

啪——

图像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有人按掉了投影仪的开关，屏幕上一片漆黑，正如某人的脸色一般。

“大家都看到了，林美涛先生有外遇在先，我的当事人是受害者，理应得到赔偿，我们提出的数字一点也不过分。”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起来，说话铿锵有力、有理有据。

这里是S市人民法院一号法庭，现在正在进行一桩离婚案的审理，

刚才那段视频是原告方提供的，是指控被告也就是男方出轨的证据。此时的法官和陪审员面色凝重地看着手中的文件，原告席上打扮庄重且利落的女人双手环胸面无表情，被告席上坐着的年轻男人则一脸的沮丧，使劲地对辩护席上的男人使眼色。

被告辩护席上坐着的男人长了一张年轻而美好的面孔，眉目秀雅，天生带着股淡漠疏离的气质，合体的西装勾勒出完美的肩部线条，是个很容易吸引他人目光的男人。当然，要除却他此时过分阴沉的表情。

被告席上坐着的林美涛向辩护席上使了半天眼色，见对方都没动静，有些着急地小声叫了一声：“陈律师，你说话呀，陈律师……”

陈夙愿抬起头瞥了急得团团转的林美涛一眼，随即低下头去，似乎没打算做任何辩护。

他一直在想刚才的那段视频，视频显然是偷拍的，林美涛也显然是被人设计了，现在原告，也就是林美涛的老婆江秀秀成了受害者，这个官司大势已去，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然而官司的输赢并不是他最在意的，他在意的是刚才视频里的那个少女。

那个少女的脸虽然打了马赛克，但他依然认得出来她是谁。

是阮惜。

拳头在不经意间握得死紧，直到休庭的时候也没松开。

休庭时，林美涛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陈夙愿为什么不尽力替他辩护，陈夙愿收拾起文件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你有意欺瞒，我怎么尽力？”

林美涛脸色难看地吞吞吐吐：“我是被那个小贱人设计的，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一定是那个小贱人给我下了迷药。”

“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只知道这场官司是输定了，我们只能重新思考一下赔偿问题，争取将损失降到最小。”陈夙愿说着将资料塞进文件夹，递给一旁的助手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

身后已经有大堆的记者围了上来，林美涛被围在中间，急得团团转，而林家父母早已从后门离开了。

林家和江家是这座城市上流社会的翘楚，去年还在轰轰烈烈地搞联

姻，今年就闹出了这么一出丑闻，两家父母早已丢光了脸，同时也给了八卦记者们最好的新闻题材。

就像很多年前，那些记者围在陈家门口一样。八卦就像一场盛宴，总是能够给了无生趣的生活带来一些虚妄的欢悦。

陈凤愿关上洗手间的门，走到洗手池前打开水龙头，捧起水狠狠地泼了自己一脸。再抬起头时，满脸的水珠纷纷滑落，濡湿了他衬衫的领口，他突然又想到了那段视频，视频中那滴滑过少女皮肤的水滴。

阮惜。
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
一拳狠狠地打在玻璃上，玻璃瞬间裂开，他的手背上也渗出殷红的血珠。他却浑然不觉，满眼都是少女光裸的脚腕，那纤细的脚腕上挂着一串殷红的红宝石脚链。那串脚链是他买给她的，甚至还是他亲手替她戴上的，现在却出现在了淫乱视频里，成了肮脏画面的点缀。

真是讽刺。

“师傅，师傅……”外面传来助手小马的声音，似乎是休庭时间快结束了。

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慢慢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收回手，冲掉上面的血丝，拿面纸仔细擦干，仿佛一瞬间又恢复了冷静的律师模样，打开洗手间的门出去了。

2.

那场官司的惨败是注定了的，江秀秀不但拿到了巨额的补偿金，还走了林美涛在林氏的一半股份。宣判时，陈凤愿能够清楚地看到林美涛满眼的怒意。

他当然知道自己没尽力，他无法尽力。在看到那段视频之后，他无法对曾经抱过阮惜的男人尽力维护，或者说，若不是职业道德约束，他敢肯定自己一定会落井下石。

下了庭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当然是找阮惜，可是阮惜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，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阮惜的学校，但得到的答案却是：阮惜经常

逃课、夜不归宿，没人知道她去哪里了。他没办法，开始在学校周围的酒吧、KTV 一家一家寻找，就这么一直折腾到半夜也没见到她的影子。天快亮时，他被折腾得精疲力竭，才回了家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刚下了庭，还在想到哪里能找到阮惜时，阮惜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
有人给陈夙愿打了电话，当然不是阮惜，是一个很陌生的声音。

“陈先生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阮惜的女生？”对方的声音中透着耐性被磨光的焦躁，语气也很不客气，似乎出了很严重的事。

听到阮惜这个名字，陈夙愿条件反射地紧张起来“认得，怎么了？”

“她在我们这边出了点事情，想找你协助调查一下，请问你跟阮惜是什么关系？”对方问。

“我是她……亲戚。”这一次陈夙愿足足愣了十几秒才回话，因为太长时间没见，他几乎忘记了他们的关系。

“既然是亲戚，那就好办了。麻烦你来一下半山公墓，我们这里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。一个女生大半夜不回家，躲在公墓里吓人，昨天晚上有一个工作人员被她吓晕过去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”这一次，陈夙愿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对方咬牙的声音。

这一次，陈夙愿愣了。

半山公墓，陈宁生的墓好像就在那里。

到了半山公墓管理员的办公室时，已经接近中午，陈夙愿还穿着上庭时的那套行头，西装革履，一派社会精英的模样。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阮惜。阮惜睁着一双大眼看他，随即别开了头，似乎没打算理他，眼神还是记忆里那样锐利，常年苍白的脸上满是乌青，让人十分好奇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。

她的长相算是精致的，小脸、大眼、挺鼻，从小到大万年不变的黑亮长直发，喜欢穿黑白色系的衣服，只不过那套原本应该整齐干净的衣服现在已经又皱又脏，看起来有些狼狈。

他有很多话要问她，但是在见到她的那一瞬间，他似乎又不着急了，只是打量了她一番，也没准备主动说话。

办公室里另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到了陈凤愿，从桌旁站起身来问：“阮惜的亲戚，陈先生吗？”

陈凤愿点了点头，随即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那个工作人员面色不善，说话的时候不时回头看阮惜，“一个女孩子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，大半夜不回家躲在公墓里吓人。昨天晚上一个保安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墓碑前有人，就过去看了看，谁知道她回过头来，满脸的血。你也看到了她头发那么长，脸又白，多吓人，那个保安当场就吓晕过去了，现在还在医院没醒过来呢。你看怎么办吧。”

听完这段描述，一直坐在窗台上悠闲地晃悠着两条腿的阮惜终于发话了：“喂，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啊，昨天下雨路滑，我上山的时候跌了一跤，脸都破相了，你们不但不同情我，还指责我吓人。我哪里吓人了？谁规定的半夜不能进公墓？是那个保安胆子小，胆子小还敢在公墓工作，活该被吓。”

“我们这里有制度，半夜就是不能进公墓。”那个工作人员已经被气昏了，完全失去了职业素养，说完又面对着陈凤愿咬牙切齿，“你看，她一直就这么个态度，根本无法沟通。”

“我什么态度了？谁无法沟通了？”阮惜跳下窗台，嚷嚷道，“你们不让我走是什么意思？我还要告你们非法拘禁呢。”

吵闹又开始了，阮惜一向牙尖嘴利，得理不饶人。那个工作人员也显然不是省油的灯，两个人吵闹了十几分钟也没有要停歇的意思。

陈凤愿被夹在中间只觉得头昏脑涨，实在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听到最后不得不大嚷一声：“好了，那个保安的医药费我会付，精神损失费我也会付，这样可以了吗？”

那个工作人员安静了下来，倒是阮惜开始不乐意了：“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是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错，我只不过是……只不过是没地方可去了而已。”

只不过是没地方可去了而已。

这句话让陈凤愿愣在当场，他几乎是立刻想到阮惜就读的学校，那

家大学应该是寄宿制的。

“学校呢？”

“被开除了。”

果然。

陈凤愿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努力调整好心态跟工作人员低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两个人走出了办公室。谈判进行了半个小时，很快就有了结果：陈凤愿赔偿那个保安医药费加精神损失费共计五万，而公墓管理方也承诺不会再就此事追究阮惜的责任。毕竟阮惜会混进公墓一直留宿到半夜也是他们管理上的失误，把事情闹大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
带着阮惜走出公墓办公室，陈凤愿在公墓内部经营的花店里买了束花，本想去拜祭下陈宁生，可最终还是没去，将那束花委托给花店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代为拜祭。

阮惜在一旁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：“连拜祭都不敢去，你终究也不过是个懦夫。”

陈凤愿没理她，继续朝山下走。

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危机四伏，谁没有不能碰触的伤口呢？

到了山脚下，陈凤愿打开车门上车，理所当然地以为无处可去的阮惜会跟着上车，谁知道阮惜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绕过车子朝前走。他有些怒了，下车一把扯住她的胳膊就往车里拖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阮惜大叫。

“带你回家。”陈凤愿黑着脸，“否则你一个无家可归又被学校开除的人能去哪里？”

“去哪里都行，总之不去你家！天下那么大，还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？”阮惜拼命地往后退，想挣脱陈凤愿的手，可无奈他实在抓得太紧，怎么都挣不脱，只能继续大喊，“你再不放手，我就告你强奸。”

“好啊，去告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律师？反正我自己也是律师，这方面的人脉我可是广得很。”陈凤愿瞪她，手上的力道只增不减，“别说什么天下之大，天下再大也没你阮惜的容身之处，否则大哥死之后怎么会把你交给我？我可是曾经明确拒绝过你的告白的人，这么尴尬的关

系都顾不上了，可见你是多不招人喜欢。”

后面那句话显然戳到了阮惜的痛处，她瞬间崩溃了，疯了一样跳起来朝着陈夙愿就是一阵捶打，边打边咆哮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哪里不招人喜欢了？喜欢我的人可多得是，别自以为是了。跟你告白那时我才十七岁，年少无知蠢毙了才会做那种事，现在还提它做什么？我死都不会跟你回家的，我宁愿去睡公墓，去陪着宁生爸爸。”

陈夙愿任由她打，也不还手，脑袋里一直回响着她刚才的话。

十七岁的告白或许是无知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从不屑回忆往昔的他突然想起了一双纯真的眼睛。

眼睛的主人留了一头黑直发，坐在走廊的台阶上晃悠着两条腿，风吹起她的头发，跟旁边的野草纠缠在一起，她就仰着那张脸突然拉住了正要经过的他的胳膊，无所畏惧地大声说：“喂，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多愚蠢。

就像她说的，事到如今还提它干什么呢？

他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伸出双手，一把将发疯中的她抱起来，强行塞进了车里。

最终也没问出那段视频的事，不管之前是怎样的怀疑，在见到她的一瞬间，他似乎还是愿意相信，相信她始终是他心里那洁白纯真的模样。

3.

阮惜情绪很差，即使勉强坐进车里，也还是不依不饶。陈夙愿替她系好安全带就发动了车子，快速开上了马路。

疯了约莫半个小时，她大概是累了，开始断断续续地哭，而他也终于能喘一口气了。

她在哭，他在一旁看着，一边看一边思考一个问题。这个少女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？

记忆里，她虽然不讨喜，却是个猫一样安静的姑娘才对，到底为什么变成了刺猬？

第一次见她，他清楚地记得是在自己十六岁生日的那一天。

陈宁生是陈凤愿的远房表哥，虽然年纪比他大很多，但是对父母早丧寄宿在自己家的陈凤愿很是照顾。

陈家在S市算是名门，出过许多著名的画家、艺术家，走出去都被人高看几眼，但是陈凤愿不同。他虽然生在名门望族，却有一双一无是处又心术不正的父母，因为走私罪被通缉，然后被警察双双击毙在边境，所以他过得连普通人都不如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他从未真正上过餐桌吃饭，几乎没穿过新衣服，甚至没有零花钱。幸好他虽然没有半分艺术细胞，却对金钱有特殊的敏感，从懂事起就知道利用亲戚家里收藏品甚多的优势，翻拍收藏品的照片，设计成明信片，拿到学校里卖给老师，赚点零花钱。后来他辗转住进陈宁生家里，陈宁生给了他一部分资金，他就在学校的便利店里租了柜台，商品由店主代为销售，他会付销售额的百分之三十给店主作为柜台的租金。这种生意一直在做，只是地点在变，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他刚在某商场租下了他第四间店面。

那天，陈凤愿回到家没看到陈宁生，就在画室等了一会儿。画室里很乱，似乎陈宁生又通宵画画了。此时的画架上有一幅画，画的是一个小女孩，背景就是这凌乱的画室，小女孩猫一样蜷曲在窗台上看窗外的星星，画面安逸而宁静。小女孩眼神很冷很锐利，却有着一张纯真而苍白的脸。那种视觉冲击让人很难忘记，连一向对画不感兴趣的陈凤愿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还不见陈宁生回来，他便出门去找，然后就在家里的走廊上，看到了画里的小女孩。

小女孩穿着黑色的连衣裙，头上戴着发箍，发箍上盛开着一朵黑色的山茶花，眼睛很大肤色苍白，正猫一样从外面爬进来，看到走廊上的陈凤愿显然吓了一跳，脚下一滑摔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。他一惊，慌忙跑过去想扶她，却没想到，小女孩见他跑过来，竟然不顾摔伤的腿，硬是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快步拐进走廊的另一端，不见了踪影，只有一小片鲜红的血迹留在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分外刺眼。

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快到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血迹还在。就在他看着女孩消失的方向发呆的时候，陈宁生从外面走了

进来，看到他，嘴角微扬就笑了起来。

“夙愿，大哥收养了一个女儿，比你小四岁，以后有人陪你玩了，你开不开心？”

陈宁生是个好看的男人，皮肤白净，衣着整齐，没有传说中艺术家的颓废模样，一笑起来，白齿红唇更是无比的赏心悦目。陈夙愿自小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，当成自己唯一的亲人，见他如此开心，自然也替他开心。

“大哥开心我就开心。”他是这么答的。

很快，他知道了那个女孩叫阮惜，父母出了车祸，成了孤儿。他试着接受她、喜欢她，可是她显然并不领情，只要一看见他朝自己走过来，便能躲就躲，不能躲就闭着嘴巴，一句话不说。以至于刚刚开始的一整年里，他们只说过两次话。

一次，他指着她腿上摔出来的伤，不满地问：“我又不是坏人，你跑什么？”

她正坐在窗台上画画，画远处的树和房子，随口回一句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坏人？”

第二次，他挡住了她面前的风景，她走过来拿速写本拍他的头：“走开，刚开的花都被你挡住了，我还怎么画？”

没错，记忆里她总是在画画，窗台上、房间里、走廊上、秋千旁。每次他回家，她都安安静静地在里面，如同家里的一处风景。虽与她不亲近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她却有种让人心神宁静的奇妙感觉。所以，每天回家，寻找她的身影就成了他的必修功课。

后来混得熟了，也确实曾经发生过表白之类的荒唐事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太痛苦了，他也许会考虑跟她交往看看的。

他还记得陈宁生死后，是他把她送进那所寄宿制的大学，临走时，他有些不忍心地问她：“你一个人能行吗？”

而她只是神情冷漠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安安静静地回道：“除了和宁生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其他时候我都是一个人。”

那种眼神和语气，说没有刺痛他是骗人的，可是再刺痛又有什么用，

他们是因为陈宁生而聚到一起的，陈宁生不在了，他们终究不过是两个不相干的人。

那时候学校还没开学，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寂静无声，而就是那种寂静将他迫不及待想送走她的心表露无遗。他站在门口，挪了挪脚，从年久失修的楼层里散发出来的霉味和腥臭让他有些窘迫，他轻咳了一声，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银行卡递到她面前：“这个给你，里面是你的生活费，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买，我会一直存钱进去，不用担心会透支。”

她刚挂好蚊帐，雪白带蕾丝边的蚊帐带着公主的甜蜜气息，跟老旧的宿舍楼格格不入。她迅速钻进蚊帐中，并用小夹子将它夹得严严实实，似乎并不打算再搭理他，更没去接那张薄薄的磁卡。

她的无视，让他产生一丝怒意，理所当然地替代了先前的窘迫，将银行卡放在桌子上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
接着他考了律师执照，有了自己的事务所，忙赚钱，忙事业，彻底将她忘在了脑后。说是亲戚，其实，如果不是出了公墓这档子事，他几乎以为自己会忘记阮惜这个人。

事情若简单描述就是这个样子。

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简单描述的话，大概也是一种幸福吧。

开着车的陈凤愿自嘲地摇了摇头。

4.

将车停进地下车库，陈凤愿连拉带拽地将阮惜弄上了楼。

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个优质社区，是陈凤愿为自己置办的窝。房子并不大，八十平方米的两居室，装修采用了大面积的黑白色系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点艺术气息，倒跟陈凤愿的性格很相称。陈宁生去世之后，他就间接地被陈家扫地出门，不得不搬来了这里，自此跟陈家再没一点关系。

阮惜也是。陈宁生是猝死，还未来得及立下遗嘱，而他当年收养阮惜因为没有结婚不符合收养条件，始终没办齐收养的相关手续，阮惜自然没有继承权，他名下的产业被陈家人理所当然地接手了，要不是陈凤

愿，她估计真的会流落街头。想到这一点，陈凤愿突然觉得自己其实没那么不堪。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不但要自给自足，还要供一个二十二岁的女生读书吃饭，仁至于此，还想让他怎么样？

他将阮惜带进门，阮惜一句话都没说，板着一张脸往里面走，陈凤愿在她后面嚷：“地毯刚刚干洗过，换鞋再进去。”他有些轻微的洁癖，看到崭新的地毯上留下一排灰黑色的脚印，直皱眉头，忙着拿了双自己替换用的拖鞋追上来。可是阮惜并没有理他的意思，径直进了房间，并且大力摔上了门。

“那是我的房间，你住隔壁客房。”陈凤愿生气了，将拖鞋扔到了门上。

拖鞋还未落地，阮惜猛地开门出来，风一般冲进了隔壁房间，依然大力摔上了门。

然后那扇门很久没再打开，阮惜锁了门，在房间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她这种神经兮兮又不通情理的行为，以前他们一起住在陈宁生家里的时候也时常出现，陈凤愿早已习惯。他泡了个面，权当晚饭，匆匆吃完就准备赶去事务所处理一些后续事务，出门之前想了一想，又折身回来，拿了碗泡面放在餐桌上，以防止她肚子饿的时候出来找不到吃的。

“我去一下事务所，你自己好好待在家里。”他隔着门对她喊话，“以后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回来再说，要说什么呢？

谈谈那段视频，问她为什么那么贱？或者再把她送去学校，还是谈谈被开除的理由？

他有种预感，以上的哪种选择都不会令人开心，以后的路会怎么样，他真的不知道。

他这么想着，皱着眉头出了门。

陈凤愿是个工作起来有些自虐的人，一旦专注一件事就很容易沉迷进去，进而忽略身边所有的事，有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可以停止，不吃不喝甚至不上厕所。今天的案子是宗侵权案，案子虽然不算

复杂，但是却有很多钻法律空子的细节。对方律师也铆足了力气在打擦边球，他也必须好好应对才行，所以必须在下次开庭前多整理些相似案例，争取用事实钉死对方律师。

厚厚的卷宗在办公桌上堆成了小山，他一本一本翻阅，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告一段落。从“小山”中抬起头来，先是感觉到肚子饿，然后突然想起来家里还有一个人，忍不住暗暗叫了声“糟糕”。

“什么事糟糕了？世界上还有能让你喊糟糕的事？”办公桌右侧的真皮大沙发上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，接着是不雅的哈欠声，然后那人似乎看到了墙上的挂钟，惊讶地大叫了一声，“我才睡了一会儿，怎么这么晚了？”

陈凤愿揉了揉太阳穴，转过头来，看着身旁的人奇怪地问道：“容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跟你一起来的啊，陈先生。”叫做容肆的是个跟陈凤愿差不多大的年轻男人，他有一头褐色的短发，是个很好看的人。他的好看跟陈凤愿的好看有些不同，陈凤愿是那种介乎于书卷气和冷漠之间的淡雅，而这个叫容肆的男生有种阴柔的气质，笑起来带着孩童一般的纯真和痞气，让人很难忘。

容肆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股东，虽然也是名律师却根本没正式打过官司，甚至连法律条例都背不全，事事都依赖着陈凤愿，几乎跟他形影不离。两大帅哥时常走在一起，成为这栋大厦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有人这么形容他们：陈凤愿是头优雅的黑狼，容肆则是漂亮的狐狸。而这两个人却不知为何成了合伙人，真真有些狼狈为奸的意思。

“你跟我一起来的？”陈凤愿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
“你太让人伤心了，在你心里我远远没有桌子上那些卷宗重要。”容肆揉着眼睛站起来，走过去拍了拍正匆忙收拾东西的陈凤愿的肩膀，一副八卦欲旺盛的好奇样，伸长脖子问，“先说说，你刚才说什么糟糕了？”

其实对于将阮惜接过来跟自己一起住这件事，陈凤愿心里还是不太自在的，当初将她带回来是一时冲动，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便能想出